

經義考

冊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

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

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詠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

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闕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著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冀訓詁

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
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
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
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尙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
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
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
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
無憾也已

王禕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
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
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
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萼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
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
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

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閼宮注中龔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

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讎校爲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遺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實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尙可考見去取位實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子明有子浚尙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

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
賈似道稱萬拜誠詆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
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
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
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
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
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爲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
曩於橋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祕術殊有負著述之
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
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
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
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爲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煥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煥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尙書諡文簡

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喬讀詩記

佚

馮氏誠之詩解

二十卷

黃氏樵詩解

佚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樵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温州府志拱辰字巖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終宜州通判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頤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十卷

詩類

三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 贅說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詁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紀

宋志三卷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爲各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

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吳縣簿教授撫州宰

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經

義

考

卷一百八

七中華書局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處州著有詩說內翰應繇左史黃自然繳進送監看詳除國子學錄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選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選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三爲舉

劉首詩傳羽翼漢儒

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

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韓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謹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召爲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暮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湯氏建詩衍義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達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惇詩義解

佚

劉氏虛毛詩解

佚

閩書屋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朝士稱之曰南

牕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異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

經義考卷一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尙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

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己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

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僂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己或

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尙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尙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詒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

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段氏

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遺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各曰叢桂毛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

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

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

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

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

堂故取以名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爲段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爲段武昌俱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黃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爲集解

嚴氏彙詩輯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

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撫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各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烏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闡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矐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敘爾

粲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爲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旣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鏤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

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東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 又條例曰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摧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黃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集諸家之說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說

十二卷

顯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

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
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
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
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
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各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
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
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
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
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
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
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
哲補亡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
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
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
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
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

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實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旣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

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鈺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

己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
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
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匏庵先生題識尙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

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漱之之漱同康成從張恭祖爲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

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錄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毘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本立而道生漢穎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愾考槃今作弗緩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今作有韓詩于嗟嘆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癘伯兮文選

注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

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樂之甚也常棟文選注檀車縵縵秋

杜伯厚引作張張誤釋文彼交庶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然

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蒸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

釋文薛君曰疊水流貌逸驚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
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
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
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伯厚詩引
此亦缺下句又姜后曰睢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
按此番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

經義考卷一百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三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幹游爲建安教授有詩經注解
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衆詩講義

佚

鄭氏犀詩古音辨犀或作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

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尙俟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
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
八卷藏於家

俞氏

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一十二
條

姚氏隆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
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卽詩論
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

出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閒跛眇相迓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爲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蕭之韶溪人

黃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巖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

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嶸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

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也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概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

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尙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詩辨說

或作詩疑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旣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鶩於高遠援據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汛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

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卽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

可紊故一函也有函詩有函雅有函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戴氏亨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齋衰隱居學者稱雪

江先生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詩傳微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

被薦不起

趙氏惠詩辨說

七卷

闕

黃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峯詩辨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卽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

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敘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 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

八 中華書局聚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胥宇圖曰宣王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闕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明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釋賓尸圖曰朝服之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芾圖曰衣裘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書也

詩義斷法

一卷

佚

右見菴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四

李氏 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 光靈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靈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胡氏 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 莊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珍傲宋版印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熙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統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

陳氏樸詩經句解

未見

櫟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
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
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
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黃變小雅也自
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
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讌饗朝會樂歌之
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
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
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
康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臯喜起明良之歌卽虞詩也五子
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
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
黍離不復爲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
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
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

也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爲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挈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爲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傳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恆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

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己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

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尙已

蔣氏宗朗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冊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朱子而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并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

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賦比興風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搢搢於此昧必欲聞櫛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黃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各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旣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各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

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各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

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黃潛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各物鈔而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
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
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
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
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
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
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
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
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
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
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庸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

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間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公潛一見深加歎賞凡興體之作語意呼應尤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尙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藁成未就鐫刻先生還旆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

錄遺其藁數卷不存願爲補葺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沒況景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受餘稿謹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京況劉剡以卒先師之志狂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尙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紀而櫟括之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采之

焦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兌齋有詩講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遠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亭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亭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崑山人熊之父

楊氏遂詩傳各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遂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各物類考侍御史姚黻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蘇氏天爵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

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專爲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祇載春秋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託也

秦氏玉詩經纂例

佚

楊維禎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徙居崇明
又徙崑之太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既沒其
徒私謚曰孝友先生

余氏

希聲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

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恆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從湜溪郭正表游
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
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
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夔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
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感時之作其人
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託焉先
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
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

於家

方氏道徽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徽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偉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爲之論定使旨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考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

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
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爲建
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
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辭蓋錄元季守
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
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龔良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
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
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
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
譌而爲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
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
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
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
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
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
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
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

失陷郡邑自飾不違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燐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蘊往往微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嗟倬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陳氏模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寬詩集傳音義會通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貯羣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蚤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爲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具見成書分爲三十卷各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感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鄙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著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旣造傳以釋六經唐孔穎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各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議者尙有謂孔之繁蕪陸之疎漏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闔奧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君嘗從雙峯饒子浙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第

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卽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己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敘其書以志歆豔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爲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邵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尙存度別有所據其書葉氏菴竹堂目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爲純老先生

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

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蹟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錄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楊士奇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

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禕詩艸木鳥獸各急就章

一篇

存

高氏頤詩集傳解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頤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一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卽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主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菴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

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

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

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

壽生陳用陳璠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

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

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
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
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
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
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
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成
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是書
則別爲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纂修也

魯氏穆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

院事

劉氏翔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詩經集解

三十卷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

侍郎

王氏逢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逢字原夫宣德初薦授富陽學訓導尋以明經召見

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隲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

珍傲宋版印
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陳氏濟詩傳通證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穎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穎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

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尙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浹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以誦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託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戚雄曰鏡川詩抄於兔冑引墨子曰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鷄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矜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費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鈺曰攷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一合肥

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鑰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爲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徵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爲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爲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墮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

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爲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輯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悉具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誥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存儼山集中

觀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反覆諷詠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賢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藁以示子孫目曰詩微

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輒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爲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二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闔門焉奏之邦國焉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闔門邦國

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黃真詩三百字曰八獨喜人五獨甲大詩士 男司昆田示校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末喻

未見

胡氏繼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王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亡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上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參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

珍做宋版印

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集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王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准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尙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尙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遠讀詩記

未見

漸遠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
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
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答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
在於此嘗嘆夫朱子初與呂東萊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
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
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
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
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

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己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悵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

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
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
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
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良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
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
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
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
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
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
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
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
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
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
詩因旁及注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
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
日加刪潤癸酉懼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
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燕詩經會意

佚

鄭珣曰趙燕雜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刑部員外郎

潘公恩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繼興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浸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纂言兼總古注而毛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爲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前次錄朱氏所定傳

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裨朱傳遂牽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氏而非以牴牾儒先也會粹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蘄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溫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指亦可以弗畔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二十六卷一作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

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
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
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
伐輪兮作斂斂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藎此外素衣
朱簿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
處作閨妻中菁之言作中甯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
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
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
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
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
於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
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
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
僞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
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
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

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襄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邠詩傳存疑

一卷

存

邠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

改字之弊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穎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輯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茫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簣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

光昇演詩蠹測

未見

張氏忠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

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兼

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夢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鏤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參之古今以博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真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騰蛟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尙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爲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

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袁氏焯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焯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辯考證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爲說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前一說之長小前一詰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聖門說詩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爲本篤實以爲文行之以敬敷在寬出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作覲覲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善訓其尙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先生之書固非先生

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繆泳曰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贈詩經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天贈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川本明

補

宋

書

田

武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七

沈氏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黃氏洪憲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四

中華書局聚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鉞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面牆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爲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蓋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

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鈎及瞿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

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峻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煥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鼎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任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四

三中華書局聚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

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擘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概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擘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爲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刺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

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
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
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緒詩解頤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凌氏誤信豐坊偽撰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
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

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
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脈等書崇
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鈿曰泉字嶧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
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
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
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焉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
輒令取衷傳注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
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

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文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闕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爲紫陽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奎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鉞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曆乙未駱日升爲之

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字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遊

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熙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華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彥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薦蘿之親戚蟋蟀之娛樂鶉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曰微而性情曰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撫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詠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各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

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兩毛詩鳥獸草木疏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璣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驎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

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憊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卽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參戎篤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晦翁掎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

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輯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爲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爲棄去故注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徽弦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穢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八

瞿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爲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卽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卽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卽所謂樂決未有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做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

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
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
者徹架者斲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斲筍器者斲舞器者弔
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殯葬不舉樂祥禫不
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
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
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卽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
詩卽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
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
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
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各爲目而
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
爲目而以諸詩篇各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
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
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
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
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

禮考詩因詩考禮卽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嚙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十五

一一中華書局聚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恥寧存而不論者也
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雅與夫附益詩
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各生於真不真非各則無論
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卽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
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真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
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
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
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敘
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
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
篇各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
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
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
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轂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己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

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淄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各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觀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

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斂之滕縣人萬曆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局戶作爲詩說專以先大夫爲宗而旁採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己意務奇而不軌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卽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卽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羣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

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憲龍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曆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鈞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纒曰萬鈞字仲容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輒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參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彙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祕哉要以挾策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曆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曆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帝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曆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同

樊氏夏樞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擊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葩經約說

經義

考

卷一百十五

六

中華書局聚

十卷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裕中萬曆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莊氏廷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寧字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謾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

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珣曰陸化熙字濬源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卷一百十五

十二卷

長江軍中詩集卷之四

詩集卷之四 長江軍中詩集卷之四 長江軍中詩集卷之四

詩

十二卷

詩集卷之四

詩集卷之四

詩集卷之四 長江軍中詩集卷之四 長江軍中詩集卷之四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各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顰有爲顰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旣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己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

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詠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尙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攷污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旣精引義綦廣遂令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

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詠不至如他時簡牘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卽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笈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卽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

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詠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感散見於詩中者犁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恆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爲經與易

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乎
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
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撫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
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
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
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
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爲次各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誦
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
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
十有四年

錢澂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
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怡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
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應箕曰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
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
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

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
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也
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薇也
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
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
十篇采芣也兔置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
江有汜也標有梅也漢廣也采芣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
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
采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絲也旱麓
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離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
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
有苦葉也鷓鴣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
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破斧也泮水也常
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
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絲
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
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

維清也斯干洞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
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
二篇執競也鼓鐘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
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
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芣也民勞
也板也蕩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二
十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
漢也無衣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車攻也汎彼
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鶴鳴也幽
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隰桑也大東也巷伯也
鴛鴦也白華也車牽也角弓也頰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
月也瞻卬也召昊也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蓼
莪也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也
匪風也素冠也逍遙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萋楚也菀柳也
巧言也茗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
衣也車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也東門之墀也女曰鷄鳴
也出其東門也駟鐵也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終南也蒹

葭也黍離也中谷有推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
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
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
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燕燕也擊鼓
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蝦蟇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
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
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鶉羽也山有
扶蘇也狡童也摯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牆有
茨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
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
田也載驅也何彼穠矣也鷄鳴也僖王之世詩二篇大車
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
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
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芣也陟岵也
葛生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杖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
蟋蟀也候人也渭陽也羔裘豹祛也有杖之杜也鳴鳩也
羔裘如濡也閼宮也有駉也駟也晨風也黃鳥也頃王之

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緜蠻爲崇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

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蠹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未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爲本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論弋以己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帖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天啓辛

西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顧其
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抵以序為據謂其書近
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
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為雷同古今得
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
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
於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臯羽鄭
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各山之念桓譚必傳之
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交十有五年嘗至
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
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
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為流涕其孫劬受業於余者
會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
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為歸凡託
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
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

觀羣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獲之義前有總論通譜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爲先後同邑陸冰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心之交啞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古人聲淚俱下也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張氏睿御詩疏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鐸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

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義之旨而詩明迨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爲科舉之書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爲推衍以暢其旨俾學

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擬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擬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

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弇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散失亟割饘粥之產以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捍患爲才吏歷血帶索爲父訟冤爲孝子乙酉兵後悲歌忼慨

低徊結轡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
愴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
之爲矣

譚吉璉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涇三縣
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廚集五十家詩說折
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
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
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
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
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
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
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蒹藻之采
筐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黃氏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兩造而以己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踰伏旣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其鄙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懋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亡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蓋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敘至是而始行也予嘗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爲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則以爲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爲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

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絲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爲詩采或軋逢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傳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呂廣以五雅百家察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予又安得贅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水乳矣卽因

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卽更而敷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鼎燔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三卷

未見

韋氏調鼎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鼎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中和葩經旁意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爲羣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歸然獨存乃字樣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禮矣之作穰也終然允藏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兼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

降滔德之作惱也彼徂矣之作岨也痔乃錢縛之作痔也言授之
繫之作受也其旃蓐之作筏也降子卿士之作于也俱明舛礙
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憇之爲憇也之死矢靡宅之爲他也羊
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駮之爲駮也取
彼狐狸之爲狸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
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愁遺一老之爲愁也折薪拖矣之
爲拖也昊天大憮之爲泰也仲氏吹簾之爲簾也潛焉出涕之爲
潛也維塵雍兮之爲離也既匡既勅之爲勅也不皇朝矣之爲違
也洒掃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
祜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拆也穫之挫之之爲極也亨祀不忒
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揉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
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
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
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尙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乘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字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羣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

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卽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卽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概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各物博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宜爲之考詳定正蓋欽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旨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旨

以闢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弢力臣刊行其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